愤青不减当年

■金庆伟

一

很多人做过愤青的。孔子做过，朱熹做过，与荆轲齐名的刺客豫让做过，像季次、原宪这样的游侠做过，鲁迅做过，巴金做过。一个又一个时代，时间像长江水一样绵长的穿越，这些不贪图安逸之生活的愤青们，常常不被既得利益者喜欢，也常常胸怀愤怒，对一切不平之事大声呼吁。他们疾走于尘世间，就像坚硬的石头放在平缓的水流里，让水流在这儿拐个弯，也让水流有了波纹和色彩。

只要我们的血还未冷，只要我们还年轻，我相信，我们就会常常愤怒着。正义之火，激情之火，良心之火，从来不会因为一场雨或者一两声吆喝，而悄悄地熄灭。如果是一个愤青，即便掉落在地的已是灰烬，我们还会俯身捡拾，并将之点燃。如果是一个愤青，你一定会有去四川做一个志愿者的愿望。如果是一个愤青，当看到一对农民工夫妇找不到工作，也回不了家，与两个不到十岁的儿子搂抱着躺在车站里，你会疼痛；看到贪官家的阁楼上成捆成捆的人民币，“红顶商人们”疯狂地囤积着财富，看到大头婴儿、喝着三聚氰胺长大的孩子、拿不到工资而不得不罢课的教师，你会深感悲哀，而且揪心地痛。

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愤青。师范毕业，瞒着家人去报名参军，梦想过一把军旅生活的瘾，翻身跃马而驰骋疆场，为祖国屯疆戍边；未及弱冠之年，我把季次、原宪这样的布衣之侠看成偶像，遇见那些声色俱厉者欺凌弱者，也会挺身而出，毫无惧色；还曾经抛下一切，只为不满足于碌碌无为的庸常生活，不顾任何人的阻拦到梦一般遥远的雪域高原，用行走丈量单调的青春；曾经把苏东坡作为膜拜的偶像，负笈而行在远方的路上，翻阅无字的天书，阅读版图上的江河群山。不知多少个日夜，自以为是地用矫情的文字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，却并未顾及白了少年头。

二

时间让我们慢慢虚妄，愤怒就像兑水的酒，在时间河流里慢慢稀释。什么时候，我们变得这么冷血，看到不相识的人被碰倒在地，漠然地走过。汶川地震，天动地摇，我们还能平静地生活。孔子说：斛不斛，斛啊，斛啊。四脚杯、六脚杯、八脚杯都变成圆脚的酒杯了。难道我们也成了生活祭坛上的器皿？肤色渐渐光亮，肚子渐渐浑圆，脾气渐渐暴躁，血也渐渐变冷。我们的生活正变得像孔夫子所言的“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”你还愿意与这些农民兄弟“愿车马，衣轻裘”，与他们“共敝之而无憾”吗？

时间是一把锋利的锉刀，正一点点磨去岁月的锋芒，也让我们更直面生活的苦难。年龄不妨碍我们成为愤青的资格，地域不影响我们作为愤青的身份，学识的疏浅和生活的优越不是稀释愤青的力量的理由。只要我们的心还柔弱，还会疼痛，只要我们的喉咙还会暗哑的歌唱，只要我们的内心还汹涌着悲悯，我们还是一个愤青，就还有成为好愤青的一切可能。

不能忘记去年底的经历。我去瑞安市区附近的城乡结合部采访农民工，两个女孩趴在昏暗的灯光里写作业，刚下过雨，床前泥地上汪了一滩的积水，窗玻璃上映照了灯光里的昏黄夜色。孩子的母亲做钟点工，父亲是建筑工地上的民工。这样的景象，我遇见过无数次，也许在这幅灰色的图像里我还能依稀照见自己的影子。可是，当我为这个九岁的女孩拍摄下窗边的特写，对视着她笑意盈盈的眼神，惨淡却浮上心头。明天的她还会这样对着我笑吗？今夜的雨打在简易房的屋檐上，也落在我的心上，看到她们的父母工资被拖欠我曾经愤怒；看到学校拒绝她们入学，我曾经不惜得罪校长施加压力，帮助孩子们入学；听到一对农民工夫妇跳河自尽，在与家相距千里的瑞安遗留下一对年幼的姐弟，我为自己不能尽力相助一夜未眠，在接触有关媒体朋友时，我呼吁他们多写写农民工朋友的生存困境。而这一切，太微不足道了。

我看到了文字的苍白，也看到了青春的虚妄。我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标准的愤青，镇守边疆、远行、愤世嫉俗、以矫情的文字吟唱虚假的青春，那只是对自我的虚伪粉饰。我想呐喊，这声音却是暗哑的。我想奋笔疾书，笔下却有千斤重。

这个时候，我真正看见了孤独，这不是一个人行走在新疆西藏大地上的孤独，它逼近灵魂，拷问着岁月的背影。这个时候，我看见了痛苦，一个弱者的痛苦，无为者的痛苦。低着头，行走在万松山脚的水泥路上，墨一样的黑的夜色吸走了城市的喧嚣，雨后的万松山影下，又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沉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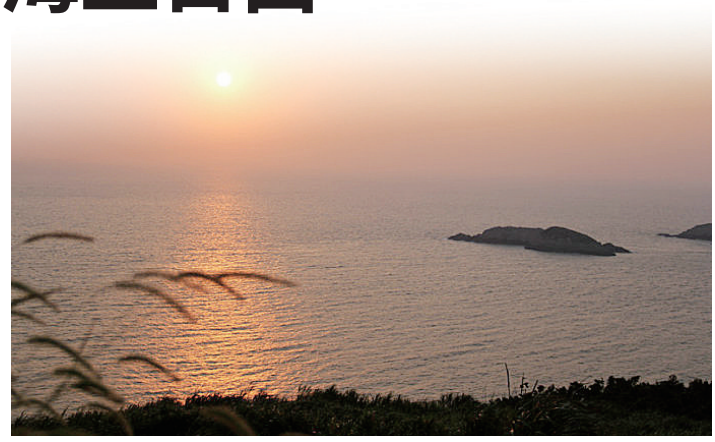
三

我不知太平时代，我们的眼泪是否还有滴落到大地的重量。我也不知，在我们遭遇一个也许与我们毫无关系的陌生的他者遭人蹂躏，或者死去，我们的心是否还会柔软地疼痛。

就像大地上的绿色植物，或者帕斯卡尔的风中芦苇，这个时代，愤青与我们越来越远。阳光下的街头，我们鲜见为弱者而捋起袖子的汉子。这个时代盛产了许多小资，这个时代也渐渐抛弃文人的千古侠客梦，英雄主义、儒学中的扶危济困、行侠仗义和《史记》所歌唱的游侠精神与我们渐行渐远，更多的人学会明哲保身。我不知真正意义上的愤青到底应该是怎样的，人心是不是在物欲横流中成了芳草萋萋的鹦鹉洲。有人形容一个人只是浮世中的一粒尘埃，生命如芥末般卑微，但生命更是无法比喻的高贵，让我们敬畏。愤青没有大小，没有分量。如果你手握权力而记得为民请愿，如果你是作家而记得记录俗世中的真与善，用文字传达正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如果你是神色匆匆的行者而记得在别人遭遇困境时出手扶一把，如果你站立于三尺杏坛而记得让学生景仰是生命的最高福祉，如果你是无冕之王而记得抗衡强权暴露黑暗是铁肩上的道义，如果你是凡夫俗子而记得道德良知，你就是愤青。也许没有掌声，没有喝彩，没有为你传诵的文字，甚至还要付出血的代价，但你应该为自己庆幸，沧海横流中你因为愤青的举动而保持了生命的底色，俗世中的你因为成为了愤青而获得了尊严。

北麂岛观海上日出

■彭小青 文/图



去年年底时，去过海南，住在凤凰岛上的别墅里，每日早起趿拉一双拖鞋，穿一袭慵懒的睡裙，步出卧室，到阳台上轻轻松松便可一观海上日出。眼前是一大片浅海，蔚蓝沉静的海，海南的日出虽也有几分别致温柔的美，但或许是美丽的事物来得太容易，便会被不自觉地削弱她的震慑力，故在我心中，还数两年前去北麂岛观日出时，那景最为极致！或许那是我童年长大的地方，我对一切与它有关的事物，都怀有一种美好别样的情愫吧！

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与同事淑清及朋友晓红的儿子，早起看日出。我们选了北麂岛的最高点——灯塔。到了塔外，塔里吠门的狗，把我们惊出一身冷汗，暗想凌晨四点，塔里的人一定睡意正浓，还是别打搅他们，另找地方观看。淑清推测，昨晚，太阳是从塔对面落下，是为西方，我们要绕到塔的后面，即东边，才能看到日出。下了灯塔的路，从大路往塔后转去，就是日出的东方，海事塔就建在这里。

山顶的风很大，芦苇随风摇曳，点染出秋的阵阵凉意。我找到一丛挡风的芦苇旁坐下，定睛看着天边，这时，水天处空濛一片，慢慢地，天边出现了一道窄窄的金边的红霞，红霞的范围慢慢地扩大，颜色慢慢地转深，深到极致后，竟转为粉紫。我诧异：是大自然这个伟大的画师，也会技穷，调不出更美的深红？接下来的天空如同一块巨大的调色板，天边的霞光颜色不断地在变化，浅紫又慢慢地变得深紫，再到淡橘色，当淡橘色又慢慢地变浓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天边有一处地方特别红，特别亮，旁边的霞光径自慢慢地暗淡下去，犹如舞台上主角的出场，我想，所有的灯光汇聚一处烘托的，那定是太阳出来的方向了。于是，我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。

可是，过了一会儿，太阳还是踪影全无，淑清和我都有些泄气，暗自怀疑：会不会今天没有太阳呢？

这时，来了个一早上山种菜的渔民，我们问他：“是不是今天不会出太阳了？”

“快了，快了，马上就出来了！”他安慰我们。但是我们继续看了一会儿，还是没有半点动静。回头看，一轮金黄的圆月低低地挂在黑黑的海事铁塔后的天边，仿佛镶嵌在老式像框里的画面，慰藉我们那颗有点寥落的心。再转头来看天边，这次，我们感觉太阳要出来的那地方的霞光更加灿烂。但是，仅此而已，仿佛要考验我们的耐心似的，前方的天空依旧毫无动静。

淑清拿着照相机，一会儿拍前面的霞光，一会儿又转头拍身后的月亮，嘴里不断念叨着：“我拍拍太阳，我拍拍月亮。”我们也跟着嬉闹着，就在玩笑间，不经意地一瞥，我的眼睛陡地一亮，太阳出来了，在我们先前感觉到的那个地方，太阳露出了它的额头。没有明星出场时观众的欢呼声，没有音乐的强力烘托，伟大壮观的事物竟如此无声无息地诞生！

我兴奋地惊叫起来：“出来了，出来了！”

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淑清也叫。

不注意看，确实不易发现，我指给她看：“就在先前那个最亮的地方！”她很快就看到了，惊呼起来：“天哪，这么美！”它是身穿红色霞衣的女子手里的红绣球，又似刚出生的半裹在襁褓中的娇滴滴的婴儿，有最粉嫩的小脸，如我们中间不隔着深深的海，我真想伸出手轻触她吹弹可破的肌肤，或者把她深情地一揽在怀。

这时，太阳一点一点地升上来，露出它的眉毛，鼻子，脸颊，五分钟不到的时间里，它已经整个跃出海平线，它浑身通红，如同被灼红的铁球，但它散发出的光线又是如此柔和，这是一天里，我们的视线能跟它温柔交接的时刻了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逐渐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我们的双眼慢慢地已经不能再直视它了。

它开始温暖大地。

这个安逸的，悠闲的，宁静的，有太阳的早晨！

清幽上洞山

■林新荣

上洞山隶属马屿镇，海拔274.1米。据《瑞安市地名志》载：**“上洞山一名金山，又名藤岙山；有名胜曰上洞。”**查《清嘉庆瑞安县志》：**“峒水山，有上洞，下洞。俱去城75里。”**；《清乾隆瑞安县志》载：**“峒水山 洞二。以上俱去城西75里。上洞，下洞。”**该山山脉属南雁荡山系东部山岭。

在周末，我们一家人常常驾车到那里游玩。

车至山间，周围的一切忽然静了下来。十分钟后，一座面积大约五六亩左右被废弃的小水库，呈现在树丛的前方。水面上常常有几只鸥鸟低飞急掠，沿岸长满了碧绿的茅草、蓬蒿、狗尾巴草……一条水泥小路绕着水库，伸向远处的村落，山麓植被相当丰厚，山凹处，一爿寺院的黄墙在这一片青苍中隐隐约约。这样的宝地，当然会有一个好名字：莲花盆地。寺名灵峰寺，俗称上硐寺，始建于唐乾符五年（**公元878年**），原址于许峰山，御赐匾额，在后梁乾化五年从许峰山移此。据寺里僧人介绍，现在大殿里的30根石柱，青石磉子、梁、桥、斗拱等皆为原物，有的还是唐朝时遗物。这样的文物，如今已非常难得。大殿前有两眼龙井，据说水若泛浑，则表示要下雨，颇为神奇。后山右侧有灵峰寺文度、筠轩法师之墓。寺后左侧有宋景定年间状元蔡必胜墓，宋代名臣叶适为其撰写墓志铭，称其为“一代名臣”。

同样隐隐约约的，还有寺院中钟磬的轻响。听了，让人感到分外的幽静清寂。在那条小路上，我走了大约五分钟，跳下小路，随便在水库的边沿选择一处茅草丛躺下来。在钟磬声里，我的心绪也渐渐宁静了下来。只见一阵山风掠过绉绸一样的水面，把波心的云影也揉皱了；白头翁，嘘地飞起来，又藏身到蓬蒿中，时不时地鸣叫着——在我的左首，妻子和女儿正拿着刚吮吸尽的饮料瓶，蹲在水边与小蝌蚪做着游戏。右首，是一片山民弃置的豌豆地，那些藤蔓还攀爬在一个个竹架子上，枯黄地交缠着，那是怎样一种沧桑的美呀！倏忽，一大群白蝴蝶从枯黄的藤蔓后面飞起来，它们扑闪扑闪地翔舞着，在风中，时而散开时而聚拢……我赶紧拿笔记录下来：

这么一大群的白蝴蝶
在荒地上空 ，四散时
就像窗口撒下的碎纸屑
颤巍巍地飘摇着
——风被描绘出来了
在草丛，荆棘间
升上来，升上来
外表既光洁又新鲜
你看
重聚成一团的白蝴蝶
扑闪、扑闪前进着

是的，向着远方，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……我沉浸在这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中——上洞山虽小，却何等地清幽！

电话：65818102
电子信箱：941222480@qq.com